

阎晶明

著

# 鲁迅与陈西滢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ART PUBLISHING LTD.



阎晶明  
著

# 鲁迅与陈西滢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.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与陈西滢 / 阎晶明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594-2382-5

I. ①鲁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鲁迅研究②陈西滢  
(1896-1970) —人物研究 IV. ①I210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33376 号

---

书 名 鲁迅与陈西滢

---

著 者 阎晶明

责 任 编 辑 李 黎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2382-5

定 价 48.00 元

---

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再版前言

《鲁迅还在》出版之后，责编李黎又来“敲门”，问我正在写什么，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。我只能回以惭愧二字，诸事繁杂，学问是需要静心思考、潜心来做的，只能期待未知之来年了。说起来真是十分怀念十多年前，毕竟时间一大把，只要有人约稿，就有可能会动心动手。当年的《鲁迅与陈西滢》就是如此写成的。《鲁迅与陈西滢》？为什么不能重新出版呢？鲁迅与诸论敌的笔墨官司不断被人评说，“鲁迅和他的论敌”几乎是鲁迅话题热点中的热点，有一本专门讲述鲁迅与其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论敌陈西滢的书，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其中的往来、冲撞、恩怨，与之相关的人物、事件、反响，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？这是李黎的观点。

我以为这是一个好建议，不是我的小书写得有什么出彩处，而是当鲁迅与其论敌逐渐被演变成文人之间吵架的“标本”，“骂人”成了鲁迅的性格标签的时候，尽可能以符合当时

情形的态度,谈一下鲁迅与其论敌之间的笔墨往来,努力更真切地认识到鲁迅论战的由来、过程以及文章做法,更具体地知道,鲁迅的论敌既非“反动文人”,也不是风雅无尘。鲁迅在论战中最终都会处于上风,这其中有一半的原因,实在是鲁迅比他的论敌更会做文章,更懂得“论辩”之道。后来的风云不断地为此涂抹上种种多余的颜色,剥离这些不必要的“加码”,却也并不能改变鲁迅在论辩中彰显文章魅力的事实。

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,也是他真正没有宽恕,论战过后仍然经常“捎带”的论敌。鲁迅杂文的文体风格,我以为是经过《坟》的“长”、《热风》的“短”的探寻之后,从《华盖集》开始确立的,而《华盖集》里的文章大多涉及与陈西滢的论战。也可以说,正是从与陈西滢论战开始,鲁迅找到了既有具象又每每推至类型化的杂文形象,抓住了与己相关的事情又进而论及历史、国民性、智识阶级的虚伪性,等等。鲁迅与陈西滢之争,实是一个大话题。

反观陈西滢,其实也是了不起的深谙文章之道的人物。我现在重新回过来看自己写的这本小书,意识到对陈西滢的描述还不够充分,这主要是因为对其经历、文章、性格等等了解不深。不过在鲁迅与之关系的话题下,能获得的更新资料

也是非常有限的。其实我在写作时已经意识到，研究“鲁迅与陈西滢”的难点在于资料太少，但也迫使你必须深入解读两人文章，探讨其得失、胜败所致因素。他们二人没有私人间的交往，都是“靠作品说话”，有难度也更有价值。有些话题，可能因文章之外的恩怨因素过重，阅读者通常会关心谜底何在，八卦如何离奇等等，而忘了文章才是根本，如讨论鲁迅与周作人。

此书能有机会重新出版，当然首先要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信任，感谢李黎的坚持。重印之际，又怀想起与此书有关的不少朋友和前辈。感谢原任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良元，他曾在酷暑之际坐长途大巴从石家庄奔波到太原，就为了当面交流修改意见。此书当年是受董大中先生提议开始的，其间先生还在学术上给予我多方面帮助。此书出版后，孙郁、陈漱渝等学者都曾热情推荐和鼓励，其情令人感佩。

希望这本“新书”能在新面世之后让读者果真能有一点新收获。

作者  
2018年4月29日

# 目 录

- 001      绪论
- 013      第一章  争端：起于“风潮”
- 018      “女师大风潮”的始末
- 024      “女师大风潮”中鲁迅的行踪与是非纠缠
- 030      陈西滢：何以卷入“风潮”
- 033      “三一八惨案”：截然的立场分界
- 039      第二章  相骂：无所顾忌的作家教授
- 040      “闲话”与“并非闲话”
- 044      “关键词”的出处与反证
- 060      第三章  “抄袭”：罪名的有无与由来
- 061      陈西滢及其对鲁迅作品的基本评价
- 069      “抄袭”与“剽窃”：一场涉及人格的论争
- 076      凌叔华两次被揭“剽窃”的由来

- 081 第四章 “旁观者”：“闲话”的介入
- 082 “攻周专号”前后的徐志摩和周作人
- 097 李四光的“薪水”问题及其他
- 109 第五章 鲁迅：韧性的战斗从此开始
- 111 为了揭开一类人的真面目，并非完全出于私怨
- 115 鲁迅对陈西滢及其“闲话”系列的评价，以及对陈西滢关于自己作品评价的看法和议论
- 125 论战对鲁迅创作的影响
- 132 第六章 陈西滢：“闲话”的得失与短长
- 134 《西滢闲话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
- 143 退隐文坛如此彻底
- 151 第七章 是非功过的评说
- 152 同时代人对相关问题与人物的态度
- 160 从政治批判到学术讨论
- 164 附录：鲁迅与陈西滢论战文选
- 165 粉刷毛厕 陈西滢
- 167 走马灯 陈西滢
- 169 参战 陈西滢

- 171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陈西滢
- 175 版权论 陈西滢
- 178 剽窃与抄袭 陈西滢
- 185 表功 陈西滢
- 189 闲话 陈西滢
- 195 闲话 陈西滢
- 199 管闲事 陈西滢
- 203 闲话 陈西滢
- 207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(上) 陈西滢
- 213 致志摩 陈西滢
- 223 李四光先生来件 李四光
- 225 结束闲话,结束废话! 李四光 徐志摩
- 230 并非闲话 鲁迅
- 236 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 鲁迅
- 240 “碰壁”之余 鲁迅
- 246 并非闲话(二) 鲁迅
- 250 并非闲话(三) 鲁迅
- 258 “公理”的把戏 鲁迅
- 265 这回是“多数”的把戏 鲁迅
- 269 碎话 鲁迅

- 273 杂论管闲事·做学问·灰色等 鲁迅
- 281 学界的三魂 鲁迅
- 287 我还不能“带住” 鲁迅
- 291 不是信 鲁迅
- 308 空谈 鲁迅
- 312 辞“大义” 鲁迅
- 314 革“首领” 鲁迅

## 绪 论

我对“鲁迅与陈西滢”这个题目开始感兴趣并决意要做一回梳理和研究，是近一年来的事。凡关注鲁迅研究动态的人都会发现，近年来，学术界对鲁迅和他的论敌之间的论争文选、鲁迅的笔战经历，已有多种著作和论文进行过梳理和描述。除了鲁迅与高长虹、鲁迅与梁实秋、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论战和恩怨被大书特书之外，一些与鲁迅曾经发生过论战，但个人经历并无多少新鲜材料可以公布的论战对手，专题研究与论述尚有开发余地。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究竟有多少可以挖掘的资源，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对鲁迅研究来说有多大的意义，是我在阅读相关作品、资料时反复思考的问题。鲁迅与陈西滢，并无个人间的实际交往。他们是一对纯粹的笔战对手，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切，都

是以笔战的形式出现的，这种关系，在鲁迅和他所遇到的论敌当中，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形。

单纯的笔战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以人物关系研究为主的论题？从这样的研究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和得出多少具有特别意义的主题和内涵来？这同样是值得考虑的问题。因为在鲁迅研究领域当中，想要寻找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的话题实在是太难了，想要在一个既有的话题下找出新的研究材料也一样很难。近几年来，关于鲁迅与他的论敌的恩怨是非，学术界谈论较多，一时成为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天地。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鲁迅多年来与其论敌之间争论起因、争论过程和争论结局的分析，粗线条的描述和鲁迅与其论敌间的论战文章辑录占其中的绝大多数，深入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。近年来，已有论者对鲁迅与高长虹、鲁迅与周作人等专题进行过个案分析和详尽论述，在这一领域，仍然有许多值得后人进行认真研究的论题。鲁迅与陈西滢，或许就是其中之一。

## 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

陈西滢，本名陈源，曾留学英国，一九二二年回国，任北

京大学英文系教授，是“现代评论派”的代表人物，文名因创办《现代评论》杂志并开设“闲话”栏目而大起，更因这些“闲话”引出同鲁迅的笔墨官司，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化人物。鲁迅的《华盖集》及《华盖集续编》中的多篇文章就是针对陈西滢的“闲话”而写。鲁迅曾指出，陈西滢曾说他的杂感“无一看的价值”，只要看看《华盖集》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。陈西滢一生除后来结集的《西滢闲话》和少数散文与译作之外，著述很少，但他因此带来的“名声”却很大。研究鲁迅与他的论敌，陈西滢是首先要遇到的重点人物。

说“首先遇到”，是我以为陈西滢是鲁迅认真对付、刻骨铭心的第一个论敌。翻读《鲁迅全集》会发现，在“五四”初期，鲁迅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，尽管在白话文运动及“青年必读书”等方面，鲁迅的观点与言论受到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和批评，但并没有什么具体人物成为鲁迅穷追猛打的对象，林纾、陈铁生、柯柏森、梅光迪等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也都是始于言论，止于言论，并没有发展到纠缠的地步，也没有形成足称“事件”的规模，都属于正常的言论之争。而陈西滢，则是鲁迅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认真对付的“论敌”。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，鲁迅杂文半数以上的篇什，都与

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“现代评论派”有关。可以说，鲁迅的第一个论敌，正是陈西滢。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的《京报副刊》上，发表了鲁迅的杂文《并非闲话》，这是鲁迅与陈西滢的第一次正面“交火”，从那以后，一直到一九二七年，鲁陈之间的论战就从未间息过。促发鲁迅与陈西滢交战的直接事件，是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“女师大风潮”。在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方面，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，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论战主题。“学者”“公理”“正人君子”“流言”等等鲁迅论战中的名词，从这时开始大量出现，鲁迅笔战的风格，“不能带住”的韧性战斗精神，正是通过与陈西滢的笔战确立下来，并为世人所熟悉。

陈西滢同时也是鲁迅最为耿耿于怀的论敌。“五四”初期，鲁迅的杂感多集中于“国民性”的批判，言论也多以中国历史、文化和一般社会现象为批判对象，涉及时人时事的并不多。与陈西滢交战后，杂文中的“私怨”成分明显增加，而这“私怨”，又常常是为“公仇”而发，并归结为“公仇”，使鲁迅杂文更显战斗的“火气”，且不失深广的主题。鲁迅终其一生都未能对陈西滢稍加原谅，这与他同梁实秋、林语堂甚至高长虹之间的恩怨都有所不同。这些针对具体人物和事件展开的论战，不因具体的是非而流于文人之间简单的好

恶之争，这是鲁迅的高明之处，也是鲁迅论战文章不可效仿的地方。研究鲁陈之间的笔战，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运动史，研究和理解鲁迅的笔战风格和他的“韧性的战斗精神”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以上一些基本的认识，我以为“鲁迅与陈西滢”这个研究专题是可以成立的。本书试图专注于鲁陈之间论战始末的分析，将笔触深入到双方论战的最细部，进行文化的、文学的、政治现实的分析与研究。

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陈西滢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，他作为文学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著述，《西滢闲话》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集；作为学者，他主要是在北京大学英文系、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，难以称得上是成果显著的专家；作为文化运动中的人物，他参与创办《现代评论》杂志，主要在初期负责编辑文艺稿件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，陈西滢都算不得多么突显的人物，然而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陈西滢却是鲁迅笔下最突出的论争对手，一九二五年一年间，鲁迅的大多数杂文都与陈西滢相关，《华盖集》及其《续编》，是这场论战的集中体现。而一九二五年这一年，在鲁迅的一生中，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，这一年鲁迅的社会活动、文学创作、个人生活，都有很多

令人玩味之处。一九二五年一年的风风雨雨，对鲁迅一生都有着深刻影响，陈西滢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鲁迅的视野里，自然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时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。这也是我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，切入鲁迅世界的出发点。在进入对两人的论争分析之前，有必要对人们相对知之较少的陈西滢，他的生平经历、创作活动做一个简单的交代，也有必要将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的主要活动和创作情形，做一点具体的描述，以使以后的论述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背景。

## 陈西滢何许人也

陈西滢，原名陈源，字通伯，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，江苏无锡人。幼年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的文明小学就读，后转学到南洋公学（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）附属小学。一九一一年毕业，升入中院。十六岁时，受其表舅吴敬恒鼓励，赴英国留学，从中学读到大学。在爱丁堡大学、伦敦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与文学，并苦学英文，打下了深厚的英国文学功底。在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，受到名师拉斯基的指导，并获博士学位。一九二二年二十六岁时，应北

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，即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。后联合好友王世杰、周鲠生、杨端六、皮宗石、杨振声等创办《现代评论》杂志。编辑过其中第一、二卷的文艺稿件。围绕该刊及《新月》杂志，与胡适、徐志摩等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。

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华，徐志摩接待并任翻译，陈西滢参与了接待工作。女作家凌叔华时为燕京大学学生，也参与其中，陈西滢因此与凌叔华结识。一九二七年，与凌叔华结婚。这年夏天，两人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驻外撰述员身份到日本旅行。一九二九年五月，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，聘请陈西滢为教授并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。后因抗战爆发，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，陈西滢随校前往。王世杰当时信心十足，决心要把武汉大学办成同哥伦比亚大学、剑桥大学等并列的世界名校。陈西滢也十分投入，除行政任务外，还开设了“短篇小说”“英国文化”“翻译”“世界名著”等课程。一九四三年赴英，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，一九四六年，抗战胜利后，为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。由于巴黎物价昂贵，不久即迁往伦敦居住。一九四九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台湾国际地位受到威胁，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，连年积欠会费，陈西滢的处境